

王 汪

人逢乱世

风文艺出版社



人逢乱世

王
汪



春风文艺出版社

人 逢 乱 世
Ren Feng Luanshi
王 汪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字数：30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插页：6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500

责任编辑：郭 锋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章桂征

统一书号：10158·894 定价：1.95元

内 容 提 要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关东人民在伪“满洲国”的茫茫黑夜中，苦度了十四个春秋。人逢乱世，各现本相：东北军少将参议之女甄三小姐与两个青年军官的婚姻纠葛；石头镇美貌非凡的小寡妇乔二雪与过路江湖人杜三刀的爱情悲剧；心怀旧仇新冤的吴瘸子与汉奸、叛妻的殊死决斗；恪守民族大义和人伦道德的传奇人物张老疙瘩……以他们各自的为人，各自的命运和各自的归宿，向人们展示了时代的风貌和人生的真谛。

这组中篇小说，富有浓郁的关东地方色彩；人物栩栩如生，故事娓娓动听。读之感人肺腑，发人深思。



212

王大雨 摄影

作家的血和生命是空，是夜，是新的
人民，以至古老的战争！——马渠：烟，烟子，
搅成一团，鲜红的在浪花眼前展开，
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
死路与活路！

錄過《田中作人》的御村：《田中勉

目 录

人逢乱世

- 1 药铺闸板上的松木钉孔..... 1
- 2 甄参议慎点鸳鸯谱..... 8
- 3 李家齐的怪耳朵.....15
- 4 是谁又来敲门.....20
- 5 婚后三年不寻常.....25
- 6 有缘千里来相会.....31
- 7 心形针札和它的原主.....41
- 8 兵家行止忌讳声张.....48
- 9 奇怪的买卖人.....52
- 10 一军之帅的“傻忙子”58
- 11 令人心碎的无声遗言.....65
- 12 不倒牌子的“野牌丫头”72

警刀与拐杖

- 一 情敌为邻.....79

二 旧仇新冤·····	106
三 法庭上下·····	136
四 忠贞不渝·····	164

寡妇门前

第一章 找不出主儿的漂亮姑娘·····	187
第二章 乔二雪撕掉门上的“喜”字·····	193
第三章 哪吊钱上不沾着你的血呀·····	204
第四章 杜三刀惹祸出逃·····	212
第五章 小寡妇驱蜂逐蝶·····	225
第六章 满腹心事的江湖人·····	240
第七章 小耳房里的重逢之夜·····	251
第八章 风雨夜归人·····	259
第九章 洒泪订喜期·····	269
第十章 她宁可一死·····	278
第十一章 今天是小满，可是·····	286
第十二章 寡而不寡·····	297

满洲野人

篇头 男女怪物的出现·····	303
上篇 兵荒马乱中的拜把子弟兄·····	305
中篇 “王道乐土”上的贵人与贱民·····	335
下篇 患难与共的他与她·····	374
篇尾 江水，是一面明鉴人生的镜子·····	409

人 逢 乱 世

1 药铺闸板上的松木钉孔

谁能料到，一个店铺的门市闸板上的松木钉眼，竟有如此非同寻常的妙用。这应该说它是历史给三个命运相系者备下的一个连通今昔、窥视人生的孔洞。

这里所说的这块闸板，安放在马石镇世一堂药铺的门市上，从东至西计数，它排号第七。

三个命运相系者之一的甄如玉，现下正坐在药铺的堂屋里。她是老汉医由高手的儿媳妇、东北军康团参谋长由青川的太太。

这是个模样好看、生性泼辣的小妇人。早在出嫁前，就精于枪法骑术，因而赢得一个颇为别致的雅号——“野牌丫头”。

甄如玉此次来马石镇探望鳏居的老公公，赶巧碰上了“九一八”事变。兵荒马乱，火车停运，对她这个将门出身的“野牌丫头”似乎并无阻碍；她之所以不能马上返回省城，完全是出于对老公公的体恤和疼爱。尽管她嫁给由青川的三年来，对丈夫一直是不那么可心如意，夫妻感情存在着一些难以名状的疙疙瘩瘩，可是，在这国破家危的关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抛下孤独无靠的老公公，自顾自便地奔回吉林。她自信，有她坐

在这马石镇的世一堂药铺里，足可成为老公公的一名得力的卫士。在这荒乱年月里，能保全老人家平安无事，也是替丈夫——那个宽宏大度、爱她至深的“傻忙子”尽一份孝道。再说，如玉离开吉林前已与青川商定，要在她此次探亲中，把老公公续弦的喜事一手办成，可是现在，却因事变突然爆发，小镇动荡不宁，被老头子执意延搁下来了。

由高手与谷寡妇相好，已有一年之久。说起来，他们当初相识相处，还源起于甄如玉莽撞的一举呢。那是去年中秋节前夕，为排解老人家“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凄苦，儿媳妇甄如玉特地赶到马石镇，以便明夜玉兔东升时与老公公共同赏月。带着丈夫的小传令兵吕良，从县城下了火车，从驻军程营那儿借来两匹战马，一溜尘烟跑完七十里旱路，于正午时分飞进了马石镇。恰逢此时，在十字街口碰上了一辆抢寡妇的“喜车”。她飞身下马，把缰绳递给吕良，从碗铺吴掌柜口中问清底细，就在寡妇挣扎呼救的哭喊声中，在一帮抢亲“捞忙人”的斥骂、恫吓的吵嚷声中，拔出怀里的马牌撸子，对空连鸣数响，并且拦住“喜车”，厉声喊道：“放开她，放开她！”抢娶寡妇的郎倌是本地大烟馆的财东，帮凶的“捞忙人”中有税捐所的税吏，有警察分所的巡长，有驻军韩营的事务长……这些地头蛇一向横行乡里，对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劫车的野娘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首先上阵的是蒜头鼻子卞巡长。他抽出大镜面匣枪，绕过披彩的花轱辘车，一边哄赶着围观的百姓，一边冲到了甄如玉的面前。他把匣枪对着手持撸子枪的陌生妇人，指问她：“你跟谷寡妇没亲没故，与你何干？”甄如玉信口回击说：“她是我老姨！你们霸占民女，我当然不能不管！”蒜头鼻子气得直喘粗气，咋地一声“叫”起了匣枪的“狗头”；眼前一冒金花，“大镜面”已经夺在这个一身大花大朵衣服的娘

们手里了。他不禁大吃一惊，气急败坏地呼喊韩营的尹事务长过来助威。姓尹的从人缝中挤过来，立正站好，给甄如玉行个举手礼，连声道歉说：“甄小姐——由太太，辛苦了！嘻，你又回乡看望老爷子来了？敢情的，明天就是八月节吆。嘻，这位卞巡长，不认识甄小姐——由太太，你别见怪吧。由参谋长怎么没一块回来？是啊，掌管一团人马，忙啊！参谋长大人他老人家贵体如何？……我说卞巡长，过来见见！”蒜头鼻子梗着脖子，扭着脸，腮帮鼓得溜圆，不愿在众人面前向这位贵妇人低头。甄如玉冲他喊了一声：“喂，姓卞的老兄，接住！”她把匣枪扔还了原主。蒜头鼻子挎上枪，朝“喜车”打了个手势：“让谷寡妇下车！又没把你咋的，穷嚎什么！”尹事务长这时朝传令兵吕良笑笑，冲人群喊道：“来两个人，给甄小姐——由太太遛遛马！”两样称呼一齐叫，他真不嫌费事。甄如玉谢绝了遛马。见谷寡妇脑门儿撞坏的伤口正在流血，就搀起这个神志恍惚的不幸女人，说是要请老公公给糊上止血药面儿。“青川媳妇！”原来由高手从出事开始就一直在场，此刻正用两个胳膊肘儿分开拥塞的人群，朝这边奔突过来，“如玉，给你‘老姨’捂着点儿，别受风……”谷寡妇治好这块伤，就接着三天两头来世一堂一趟，今天说治这个，明天说治那个，由高手诊脉花用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了。这么一来二去，这位“老姨”就变成了甄如玉的即将进门的继婆了。早在今年端午节，他们小夫妻一道回乡省亲，悉知了父亲这桩已经在众人眼里不算秘密的心事，谅到老人家碍于长辈的尊严，羞于向儿女开口，如玉就代表青川主动表明了为老鰥夫续弦的心愿，并且依她“野牌丫头”的性子，明明白白点出了谷寡妇其人。老头子是又害臊又感激，顾左右而言他地夸赞儿媳妇如何孝顺。这次甄如玉一来到马石镇，立刻着手为一对“老新人”

置办新被褥、新枕头，新衣服……正当老头子抿嘴暗笑的时候，日本兵炮轰沈阳北大营，长春、吉林相继被占的风声传到了小镇。天时骤变，人心慌乱。身在吉林的儿子青川，安危难测，老头子愁得饮食难咽，夜不成眠。他告诉儿媳妇：“你要操办的事儿，缓缓再说吧。”

然而，时局非但不见和缓，反而更加紧张了。昨天，原驻本地的韩营二连仓皇南逃，商民百姓就更加心慌无主。从大十字口四个角上的三合兴鲜货局、吉庆隆靴靸铺、福记山货庄和税捐所开始，分向东西南北的四条街上的大小商号店铺，仿佛有人下令一般，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纷纷摘下店幌，关严了门市闸板。居民百姓要准备些洋火、洋蜡、洋油，有人得了急病需要求医抓药，也只好敲人家的后门了。往日的市声顿然消失，现在，充入人们耳鼓的，是驴叫，狗咬，公鸡打鸣，老鹅的聒噪……整个小镇处于大难临头的恐怖气氛之中。

人们惶惶不安地过了一夜。天一放亮，忽然开进来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这些大兵老总们形容疲惫，面挂尘灰，大盖枪胡乱地背挎在身上。他们一走上正街，就按照多年养成的恶习行事：鸣枪示威，按户砸门，呼骂着要“号房子”，要上等的吃喝。“打精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是他们自信不疑的欺民“格言”。

十字大街响起一片枪把子砸门的暴响。各个商号的掌柜和店伙，急忙应声，打开闸板，扮副笑脸，拣些好话，迎接老总们的光顾。

几支枪把子砸到世一堂药铺的闸板上了。呼喊叫骂声同时传进屋来。

在连续不断的“咔咔”、“哐哐”的巨响震动之下，临时垂吊在天棚上的膏药幌子，两对尾巴交叉的木雕鲤鱼在瑟瑟打

抖；由高手身后那一大排药架子，每个药斗子都在“晃晃”作响；那面蓝花窝纸裱糊的东墙，“大医国手”、“手到病除”等几块谢匾，大有倾落的危险；就连放在柜台上的乳钵和置在地上的药碾子，也发出了铮铮的颤音……

坐在诊脉桌前高背椅子上的甄如玉，早就忍耐不住了。这个出嫁前被人称做“野脾丫头”的小妇人，从降生到如今，从来没有离开过兵营。父亲甄一石，曾在帅府里任过少将参议；成为由青川的妻子以后，她三年来又一直随军安家。可以说，从她懂事的年月起，亲眼见过的大小军官难以计数。可想而知，这样一个与队伍有着深远亲缘的人，自然不会把兵痞放在眼里。甄如玉斥令大兵停止骚扰她家的门庭，老总们哪里肯于善罢甘休？于是，隔着一道闸板，一里一外唇枪舌剑地吵骂起来：

“喂，砸门的小子们，听着！我问问，你们是哪个绺子上的绿林草寇？”

门外的大兵们，一听这女人胆敢如此转弯抹角辱骂他们，不禁大吃一惊，枪把子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有个公鸭嗓还击说：

“臭娘们，你敢骂我们是胡子？刁妇！告诉你，大老爷们是打日本队伍，你不开门，就是卖国！”

“你小子们，先别吹牛说大话！我再问你：你们是哪个‘军头’的？报报‘字号’！”

“边北混成旅，陈团李营。告诉你了，你敢怎样吧？”另一个士兵回答说。

“哼，你们不是自称是抗日的‘军头’么，那就把枪嘴儿对准东洋鬼子去！我家是药铺，向来不收大兵住宿，有长疮长疥子的，出天花出疹子的，可以进来！”

“嗨，碰上这么个厉害娘们！”他们当中的排长说，“就

算我生疮长大疥子了，进去就进去，我倒想见识你这个泼妇！”

“你小子有这份狗胆吗？”

几支枪把子又同时砸在闸板上，而且比先前那一番来得更猛了。

“不准在这胡闹！赶紧走开！”

一个满副长官腔调的声音，把这伙老总驱走了。

弟兄们离去以后，这位早就站在门侧耳闻目睹全部过程的营长，很想不揣失礼，找个板缝朝里瞧瞧，以验证一下自己的耳朵是否又出了新毛病？

用红色铅油标以“柒”字的这块闸板，中上部位，原来有个松木钉儿，刚才被弟兄们的枪把子砸落下来，露出一个铜钱大小的孔洞。

就是这个松木钉孔帮了营长的大忙。

他把军医认为视力最佳、平素用之瞄准射击的左眼对准了这个松木钉孔，凝神屏息朝里望去，一刹之间，只觉得遍体的血液在飞速地流转，猛跳的心脏直敲得胸口隐隐作痛。

他的目力，证明了他此时此刻的听觉是准确无误的：适才从药铺里传出来的那陌生而熟悉的声音，那本已遥远却突然临近的语调，果然发自他三年来时时怀念的“野牌丫头”……

青春年华，在戎马生涯中凄然流逝，哪里料到会在这风云骤变的乱世中不期而遇呢？难道这是命运对他长久的苦苦思恋给予的报偿和慰藉吗？

“如玉！”这是凝重而热切的一声呼唤。

这语声，通过那个松木钉孔传进屋来，显得嘶哑而发闷。甄如玉确实没有辨出这男性的一呼出自何人之口。她心里暗自纳闷，却又来不及判断、猜测，于是，大声问道：

“你是哪位呀？我怎么……”

“我是李——家——齐——”松木钉孔送进来一串颤颤的语音，“如玉，我是家齐呀！你听出来没有？”

如同从遥远的天边滚来了一阵轰轰雷声，甄如玉只觉得心神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她想立刻镇定下来，却又如何也没办到，于是就脚步错乱地朝第七块闸板奔去，忍着咚咚的心跳，喊道：

“你后退几步，叫我……”

在松木钉孔扩开的视野之内，店幌杆子一旁，站着个长着一副小白脸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军官。千真万确，此人正是三年来在她脑海中时沉时浮、时浮时沉的李家齐！

她控制着手指的微颤，吃力地抽开了铁棍门闩，推开镶在闸板上的便门。

随着飘进屋来的秋日晨风，如烟的往事突然飞回眼前……

2 甄参议慎点鸳鸯谱

甄如玉与由青川的“鸳鸯谱”，是她那位当过张大帅参议的父亲一手点成的。

行伍出身的甄一石，为人正直、刚烈，怀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民国十七年^①春夏之交，他于偶然机会得知张作霖又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让步，与之签订密约，出卖东北铁路建筑权，便一气之下，扯掉少将肩章，装入红格信封，叫三小姐如玉退还给大帅府，以决绝的姿态表达了一个爱国军人的民族义愤。甄一石“退伍”以后，依然居住在东山嘴子讲武堂大院的邸宅。他虽已不在其位，但这个备受众人崇敬的老将军，实际上却成了许多年轻教官的义务顾问。他们每逢疑难，总要向他请教，他也从不吝惜自己的军事知识，因而被大家看做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他平易近人，主动交结了一些学员——来自各地、入学受训深造的青年军官。生活在讲武堂这个大院里，天天与年轻的教官、学员打交道，使得这位解甲的老将军消退了心中的郁闷，变得开豁而舒朗了。

心绪好转之后，甄一石忽然发觉自己的三小姐如玉已经长到十八岁，进入了挑选女婿的年龄。处理儿女婚事，他一向是审慎而又果决的。现在，对待如玉的终身大事，比起以往，他又格外慎重几分。

^① 即公元一九二八年

三小姐如玉，长相如花似玉，这固然是父亲看重的一点，而更为主要的是，这个小女儿在“女流之辈”中自有其独异的才干。在“家塾”中，读那些上下《论语》、《大学》、《中庸》等等，她的学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是出塾这一年当中，经两位武艺高强的学员的热心教练，现已学得一套能骑善射的本领。

这两名自告奋勇的“课余教官”，一是连鬓胡子丛生绰号“傻忙子”由青川，一是长副书生脸又不减军人风度的李家齐。

由、李二人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的教学工作自然会配合得很好的。

每当学员课余或假日，一年四季总爱穿大花大朵衣服的甄如玉，就象一只梅花鹿，快活地飞上操场。这时，由青川、李家齐两个好友已经等候在这里。于是，教学就在学员们的围观下开始了。甄如玉以其聪慧和悍勇赢得了两位“教官”的钦佩。是的，一个姑娘家能敢于飞步上马，能学会驰马射击、弹不虚发，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三小姐练武，父亲甄一石常常是站在稍远的地方参观，有时又跑到近前参与教学。正当他对女儿的飞速长进欣然称赞的时候，一些学员和居住在大院的军官太太们，都发出了讥笑的议论，说是甄将军家里出了个“野牌丫头”。这话传进甄一石的耳朵里，他非但没有恼怒，反而怡然自得地大笑起来：“姑娘就是姑娘，丫头就是丫头呗，人又不是货物，也要分个什么牌子？有趣！能骑善射的‘野牌丫头’有什么不好？古时花木兰替父从军算个啥！有朝一日，国家需要我们除奸贼、灭敌寇，我的小如玉可以与老父并驾齐驱驰骋疆场，岂不胜过古人一筹！”

他依旧鼓励如玉演习操练，同时在圆睁二目审视，比较两个女婿候选人。当这期学员结业前夕，他几经思索，权衡，毅